

中国



皇帝皇后

全传

成思远 /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贾后

成思远 主编
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/成思远主编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06. 11

ISBN 7-80723-146-7

I. 中… II. 成… III. ①皇帝—列传—中国
②皇后—列传—中国 IV. K827=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9581 号

中国皇帝皇后全传

主 编: 成思远

出版发行: 远方出版社

社 址: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

邮 编: 010010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印刷装订: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

开 本: 850 × 1168 1/32

字 数: 4600 千字

印 张: 518.5

版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0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2000 套

标准书号: ISBN 7-80723-146-7/I·46

定 价: 2580.00 元(全 100 册)

目 录



第一章	丑女入选太子妃	(1)
第二章	诛杀杨骏	(17)
第三章	诛宗揽朝纲	(34)
第四章	后宫淫威	(45)
第五章	鸠杀太子	(70)
第六章	贾后之死	(81)
第七章	八王之乱	(86)



第一章 丑女人选太子妃

贾
后

西晋永康元年(300年)四月,在晋都洛阳金墉城的一个院落里,一个身材矮小,面目青黑的中年妇女,如同一只被困的母狮子,焦躁不安地在庭院里打着转,不时地发出哀叹声或怒吼声。自从被囚在这里,她彻夜不眠,只要一闭上眼睛,眼前就会出现披头散发,脸色苍白的皇太后;满脸是血,大喊冤枉的太子,这些冤死的鬼魂折磨着她,向她索命,使她难以入眠,她只好在庭院里转来转去,不敢睡下,本来就青黑的脸,现在就更没有人色了。忽然,被锁已久的大门打开了,走进一个官员,后面跟着手捧食盒的太监和护卫。

一行人走到中年妇女面前,为首的官员说:“这是皇帝陛下赐给你的酒食,吃了它,上路去吧!”

这位中年妇女脸色变得死灰,她明白了其中的含义,她用颤抖的双手接过酒,仰对苍天,悲哀地喊道:“天啊,这真是报应啊!陛下,我的夫君,你怎么不救救我啊!为妻只好先走了。”

说罢,将酒一饮而尽,便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这位中年妇女不是别人,正是以悍妒凶狠著称于历史的西晋惠帝的皇后——贾南风。

贾皇后,名南风,小名蓓,平阳襄陵(今山西襄汾)人。父贾充,字公闾,乃西晋的勋臣,他为司马氏得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在西晋初,社会上曾流行一句话,“贾、裴、王,乱纪纲。王、裴、贾,济天下。”王指王沈,裴指裴秀,贾即指贾充。王沈、裴秀、贾充灭亡了曹魏的基业,成就了司马氏的天下,是西晋的元勋。尤



其是贾充,更是令晋武帝不能忘怀。贾充出身于世族大家,父逵,曹魏之豫州刺史,封阳里亭侯。充少孤,袭父爵,为阳里亭侯。从入仕之日起,他便投在司马氏门下。到司马昭为大将军时,贾充为中护军,是司马昭的心腹爪牙。此时的曹魏政权已名存实亡,司马昭已掌握全面政权,小皇帝曹髦只是傀儡而已。司马昭之心,路人皆知,作为心腹,贾充更是积极地为司马昭创造机遇,使其主子成为九五至尊。

甘露五年(260年)四月,有人报告说,宁陵井中出现黄龙,满朝文武大臣以为是吉兆,纷纷上表向皇帝道贺。小皇帝曹髦面无喜色,手扶着皇帝的宝座,长叹道:“这哪里是什么祥瑞啊。龙者,象征着君主,它上不在天,下不在田,而屈居在井中,这是被幽困的征兆啊!”

曹髦感慨万分,看看自己的处境,真如龙困井中一般,他愤笔疾书,写下一首《潜龙诗》:

伤哉龙受困,不能跃深渊。

上不飞天汉,下不见于田。

蟠居于井底,歟鳝舞其前。

藏牙伏爪甲,嗟我亦同然!

贾充闻听此事,便急急忙忙地奔向大将军府,向司马昭报告。司马昭在府中正考虑要伐蜀之事,刚要派人去叫贾充来商量此事,见贾充急忙而来,高兴地说道:“我正要派人去找你。中护军,你看我现在伐蜀如何?”

贾充连摇头带摆手地说道:“主公,这万万使不得。您千万不能带兵西伐,现在天子正在怀疑您,您如果轻率出征,京都内必出大乱。”

遂把刚才所听一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司马昭。最后,他还阴毒地挑拨道:“主公,天子所作的《潜龙诗》,诗中之意,明明不是对着主公您吗,望主公三思啊!”

司马昭听罢,勃然大怒,对贾充说:“这人不是曹芳吗,自找死路。我若不早点除掉他,他一定会害我的。”



贾充随声附和道：“愿主公早做打算，我愿随时为主公效力，早早除掉他。”

曹芳即曹魏之废帝，在位期间，朝廷所有权力都由司马昭之兄司马师掌管，皇帝只是个牌位，无任何权力。曹芳 20 岁时，不甘心做有名无实的皇帝，决定对司马师发动反击。他召集光禄大夫张缉、中书令李丰、太常夏侯玄进行密议，决定除掉司马师，结果计谋未等实施，李丰等人便被司马师捕获，全都杀掉，并灭三族。一场宫廷政变流产了，曹芳被废，司马氏另立傀儡，这就是曹髦。

曹髦要走曹芳的路，司马昭决定先给他点颜色看看。

次日，司马昭身带宝剑，气势汹汹地上朝。曹髦一见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满脸陪笑地迎了上去，把司马昭让到座位上。这时，司马昭的心腹爪牙们跪奏说：“大将军功德无量，应为晋公，加九锡。”

曹髦闻听，心想，这下一步不就是当皇帝了吗？便低头默不作声。司马昭见状，厉声怒吼道：“我父子兄弟三人有大功于魏，今升为晋公，难道不应该吗？”

曹髦急忙说：“我怎么能不同意呢。”

司马昭站起来，走到曹髦面前，大声说道：“听说你作了一首《潜龙诗》，把我比作鳬鳢，这是什么礼法？”

曹髦吓得脸色苍白，吱唔着不能回答。司马昭冷笑一声，头也不回地下殿而去。众官员吓得呆若木鸡，木然地散去。

魏主曹髦一看事已至此，与其坐而待毙，不如铤而走险，还有一线希望，灭掉司马氏，掌握朝政。曹髦回到后宫，立即召见侍中王沈、尚书王经、散骑常侍王业三人，入内商量对策。

曹髦泪流满面，哭泣着对三人说道：“司马昭怀篡逆之心，人所共知！朕不能坐等他废黜污辱，众爱卿可得帮助朕讨伐司马昭啊！”

三个人听完这番话，不觉大吃一惊，个个面面相觑，无言以对。这可不是儿戏，弄不好不仅要杀头，还要灭族的。沉默片



刻，尚书王经站起来，跪到曹髦面前，哀求道：“陛下，这千万不可。《春秋》载鲁昭公忍受不下季氏揽权，败走失国。现在，朝权都已归司马氏久矣，内外公卿、文武百官不顾顺逆之理，阿附于司马氏，唯司马氏颜色是瞻，而陛下的护卫势力单薄，没有可担此重任的将帅。陛下若不忍下这口气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望陛下三思，从长计议，不可造次啊！”

曹髦愤然而起，怒吼道：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！朕意已决，死又何惧！”

说罢，拂袖直入永宁宫，向太后报告去了。

剩下的三个大臣急得团团乱转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王沈对王经说：“事出意外，棘手难办，我们去对付司马昭，无异于鸡蛋碰石头，自取灭亡。我们应快去报告司马公，这样才能免于一死。”

王经大怒，愤愤地说：“主忧臣辱，主辱臣死，怎么能心怀二志呢？简直是罪过！”

王业赞同王沈的观点，二人急忙奔向司马府，向司马昭告密去了。

司马昭得到消息，急令中护军贾充召集队伍，准备迎战。过了片刻，魏主曹髦从宫内出来，命令护卫焦伯，招集殿中宿卫侍从等三百多人，大喊大叫地从宫内杀出来。曹髦手拿宝剑，坐着龙辇，指挥着这支杂牌军队直出南宫门。这时，尚书王经跪在辇前，大哭而谏曰：“现在陛下领数百人去讨司马昭，这不是驱羊而入虎口吗？徒死无益，望陛下快快返回。臣并不是怕死，实在是这事行不通啊！”

曹髦大声道：“我的队伍已出发了，爱卿就不要再阻拦了，大不了和他拼个鱼死网破。”

说罢，直奔司马府。

行至云龙门，只见贾充身穿战服，骑着战马，左边是成倅，右边是成济，带领数千名铁甲禁兵，呐喊着，杀将过来。曹髦高举宝剑，大声喝道：“胆大的狂徒，我乃是天子，你们冲进宫廷，难



道想弑君，犯上作乱吗？”

众官兵一见天子在此，都吓得不敢动，贾充对成济大喝道：“司马公养你有何用？不就正为今日之事吗！”

成济手执大戟直奔曹髦杀去，边跑边回头问贾充：“是杀了他，还是生擒活捉？”

贾充高声喊道：“司马公有令，只要死的，不要活的。”

成济来到辇前，曹髦大喝道：“胆大的匹夫，怎敢对天子无礼！”

话还没说完，被成济一戟刺中前胸，挑下辇来，反手又一戟，曹髦的灵魂便奔向西南大路了。皇帝一死，宫廷卫队便一哄而散，各自逃命去了。

司马昭听说皇帝已死，心中十分高兴，可脸上却装出痛不欲生的样子，用头撞着龙辇，扯着嗓子干嚎。文武百官心如明镜，当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，但畏惧司马昭的权势，也都敢怒而不敢言。只有尚书仆射陈泰不惧他，披麻带孝在灵前痛哭着。司马昭问陈泰道：“你看今天的事，应该如何处理是好？”

陈泰愤然道：“只有杀了贾充，才能对天下多少有个交待。”

贾充是司马昭的心腹，怎能忍心杀他，司马昭沉吟良久，小声说道：“要杀就杀个小儿的吧！”

陈泰大声喊道：“只有再大点儿的，不是再小点儿的。”

司马昭无奈，只好装聋作哑，不做回答了。

为了稳定局势，收服人心，司马昭决定丢卒保车，杀成济以谢天下。他下令说，成济大逆不道，弑君犯上，应处以刎刑，灭其三族。成济大骂司马昭道：“杀皇帝，这不是我的罪过，是贾充传达你的命令，让我这么干的，岂能怪罪于我！”

司马昭一听，恼羞成怒，下令先割下成济舌头，然后处死，尽灭三族。后来有人作诗道：

司马当年命贾充，弑君南阙赭袍红。

却将成济诛三族，只道军民尽耳聋。

贾充为司马昭除去曹髦，司马昭便向皇帝的宝座又迈进一



步。事后，贾充劝司马昭取代曹氏，即天子位，司马昭认为时机还不成熟，便对贾充说道：“昔周文王有三分之二的天下，还服事殷商，故圣人称其至德。魏武帝曹操不肯受禅于汉，就如我不能受禅于魏一样。”

贾充听罢，心里便明白了，原来司马昭是想让儿子做皇帝，也就不再劝了，但却把这话深记在心中了。

曹髦死后，司马昭另立傀儡——小皇帝曹奂，司马昭为晋王。司马昭有二子，即司马炎和司马攸，司马炎长得一表人才，身材魁伟，双手过膝，站着头发垂地，并且非常聪明果敢，有超人的胆识。司马攸情性比较温顺，温文尔雅，恭俭孝悌。因司马师无子，将司马攸过继给司马师为子。司马昭升为晋王，立谁为世子，来完成自己未竟的事业呢？

司马昭常说：“天下者，乃吾兄之天下也。”

所以，他有意立司马攸为世子。贾充劝谏说：“长子司马炎聪明神武，有超世之才，人心归向于他，并有一副天子相，应立为世子，只有他才能完成您的心愿。”

司马昭遂立长子司马炎为世子，贾充为司马炎争来了王位继承权，为其通向皇位铺平了道路。

不幸的是，正当此时，司马昭中风病危，临死前，拉着司马炎的手说：“知我者，贾公闾也。”

不久，司马昭就故去了。司马昭死后，司马炎即晋王位，封贾充为晋国卫将军、仪同三司、给事中，改封临颖侯。司马炎可没有其父的耐性，一登王位，便立即向皇位伸下手去。他不想做周文王、曹操，他要做皇帝，做周武王和曹丕。他匆忙安葬了司马昭，将贾充、裴秀召入宫内，问道：“曹操曾说：‘若天命在我，我将做周文王’，果真有此事吗？”

贾充一听，马上领会了新主子的意图，遂说：“曹操世代享受汉家厚禄，恐怕别人说他篡逆，故说出这番话，这是明教他儿子曹丕为天子啊！”

司马炎又问道：“我父王与曹操相比如何？”



贾充忙说：“曹操怎么能与司马公比，曹操虽功盖华夏，可百姓畏其威严而不感念他的恩德。其子曹丕即位，差役繁重，东杀西征，没有宁日，百姓怨怒。而我宣王（司马懿）、景王（司马师），累建大功，广施恩德，天下归心久矣。文王（司马昭）西并蜀汉，功高无量，又岂是曹操所能比的！”

司马炎闻听，喜上眉梢，站起身来，大声说道：“曹丕能继承汉统，难道我就不能继承魏统吗？”

贾充、裴秀二人闻言，马上跪拜，说：“殿下正应该效法曹丕继汉的故事，建受禅台，布告天下，登即皇位，建立伟业。”

司马炎闻听贾充、裴秀之言，心中大喜，认为时机已成熟，决定马上动手。

第二天，司马炎身佩宝剑直闯后宫。当时，曹奂有病躺在床上，已有几日不能上朝了，这几天，他总是心神恍惚，举止失措，眼皮也不停乱颤，不知道要有何祸事降临。忽然，他见司马炎带着宝剑闯进来，吓得脸色苍白，手脚冰凉，慌慌张张地下了龙床，满脸陪笑地迎了上去，让司马炎坐在上座。司马炎满脸严肃，郑重地问曹奂：“你说说，魏家的天下是靠谁的力量才得到的？”

曹奂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急忙答道：“那当然都是晋王您的祖、父所赐的了。”

司马炎仰天大笑，朗声说道：“我看陛下乃是个庸才，文不能论道，武不能经邦，为什么不让位于有才德的人呢？”

曹奂大惊失色，吓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虽然自己做皇帝做得比较窝囊，有名无实，可毕竟还是皇上，至高无上啊，天下也毕竟是曹家的而不姓司马啊！

这时，旁边站立的黄门侍郎张节说了话：“晋王，您说这话就不对了！昔日魏武皇帝南征北战，东征西讨，才得此天下，难道容易吗？况且，现今天子有德而无罪，为什么要让位给别人呢？”

司马炎大怒，说：“此社稷乃汉朝之社稷，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自立为魏王，篡夺汉之天下。我祖父三代辅佐魏室，曹家



能得天下，不是曹氏的能力所至，实际是我司马氏的功劳，这是天下皆知之事，他曹丕能继汉统，我为什么就不能继魏之天下呢？”

张节愤愤地说：“您要是那么做，您就是篡国之贼！”

司马炎怒吼道：“我这是给汉家报仇，有何不可！哪里有你多嘴，来人啊，给我乱棍打死！”

一群武士蜂拥而上，一顿乱棍，将张节打死在殿下。曹奂一见，吓得嚎啕大哭，跪在司马炎面前苦苦地哀求，希望司马炎能够回心转意。司马炎大怒，转身拂袖而去。

曹奂急忙唤贾充、裴秀进殿商议，真是慌不择路。他问二人道：“事已至此，你们说如何是好？”

贾充说：“魏室天数已尽，陛下还是顺从天意，学仿汉献帝禅让的故事，重修受禅坛，准备好大礼，禅位于晋王吧。这样，上合天意，下顺民心，陛下您也可高枕无忧，逍遥度日了，这不是两全其美吗？”

曹奂被逼无奈，只好同意让位。他令贾充建受禅坛，于咸熙二年(265年)十二月甲子日，正式让位于司马炎。

禅让那天，司马炎趾高气扬地登上禅坛，接受大礼，曹奂灰溜溜地下坛，站在坛下。司马炎端坐于坛上，贾充、裴秀身带宝剑，站在司马炎左右，俨然如保护神。贾充下令曹奂跪下听命，高声说道：“自从汉建安二十五年(220年)，曹魏受禅于汉，已经45年了。今天数已尽，天命归晋。司马氏功德远大，可即皇帝之位，继承魏统。封你为陈留王，出居金墉城，立即起程，没有皇帝的宣诏，不得入宫。”

这样，司马炎在贾充等一班大臣的扶持拥护下，终于登上了皇帝的宝座，建立了晋朝。司马炎当上皇帝，然而他并没有忘记贾充的功绩，封他为鲁郡公，拜车骑将军、散骑常侍、尚书仆射、权倾朝野，令众大臣侧目。



二

贾后

贾充的为人善于谄媚，能言善辩，巧舌如簧，深得武帝的喜欢。武帝以之为心腹，无论军国大事还是朝廷机密，都要找贾充、王沈及荀勖等商量，一时权倾朝野。一些大臣为了向上爬，纷纷投到他的门下，成为他的党羽。当时，贾充与太尉、行太子太傅荀爽、侍中、中书监荀爽、越骑校尉安平冯统结为党友，朋比为奸，他们党同伐异，大有垄断朝政之势，引起其他大臣的不满。

一天，武帝召侍中裴楷入宫，询问自己为政之得失。武帝问：“裴爱卿，自朕登基以来，为了朝政，寝不安席，食不甘味，不知所做有何不当之处，望爱卿能直言以对，不必遮掩，朕好改正。”

裴楷见皇帝如此问他，便仗着胆直言道：“承蒙陛下厚爱，为臣就斗胆直言了。自从陛下登基以来，四海承宁，天下太平，您的功德不亚于尧、舜。可是，有一件事，为臣不得不提醒陛下，不应该让像贾充那样的奸佞小人横行朝野，陛下应亲贤臣，远小人，广集天下贤材，辅佐朝政，不应重用贾充之徒，示天下以私心啊！”

武帝听罢，脸色阴沉，默不作声。裴楷一见，自己触及皇帝的心肺了，皇帝有些不快，便识趣地退下去了。

在朝中，一些刚直不阿，不肯屈服于贾充的大臣，如侍中任恺、中书令庾纯等，看到贾充权势日益加重，恐怕他危及朝政，都想伺机损抑他，减少他的权限。贾充对他们的所作所为，看在眼里，记在心上，也伺机报复他们。

一次，皇帝要为太子选一少傅，辅佐东宫。贾充一见，这正是把任恺从皇帝身边挤走的好机会，便趁机对武帝说：“陛下，侍中任恺对朝廷忠心耿耿，为人也正直，富有才华，正堪做太子少傅，来辅佐太子。”

太子少傅是个闲职，职位虽高，却没有实权，而侍中则是实



权之职。贾充希望武帝能解除任恺的侍中之职，改授太子少傅。可是武帝非比常人，他绝顶聪明，一眼便看透了贾充的用心。他想，不能让贾充如此专权，让任恺继续任侍中，牵制贾充。想到这里，便对贾充说：“贾爱卿所言极是，任恺正直忠贞，非常适合为太子少傅，朕任其为太子少傅，但侍中如故。”

贾充一听，心里凉了半截，自己的如意算盘被皇帝打乱，但自己又无可奈何，只好快快地说：“陛下圣明，任人得当，社稷之福也。”

正当双方明争暗斗之时，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，这一偶然事件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晋王朝的命运，加速了西晋王朝的灭亡。那就是秃发鲜卑树机能的起义。

武帝泰始六年(270年)，凉州的鲜卑族秃发树机能起兵造反。据说，树机能的曾祖母相掖氏，怀孕足月，忽然要分娩，没有来得及起床，便将他的祖父生在被窝里。鲜卑人呼被为秃发，因以秃发为姓氏。实际上，秃发与拓跋，只是同音异译而已，秃发鲜卑不过是拓跋鲜卑的一支。到了树机能时期，部众数万，居住在雍州、凉州(今甘肃境内)。邓艾灭蜀时，树机能归降，邓艾将他们与汉人杂居在凉雍等州。晋武帝怕杂居易乱，便将他们从凉、雍二州分离出来，另置于秦州(今甘肃)，以胡烈为刺史，牵弘为凉州刺史，来防御鲜卑的反抗。

大司马陈騫强烈反对用此二人抚边，对武帝说：“胡烈、牵弘皆勇而无谋，刚愎自用，不适合安抚边患，如用此二人抚边，一定会给朝廷带来灾难和耻辱。”

武帝淡然一笑，没有接纳。因为陈騫与牵弘素不相善，武帝以为陈騫是有意诋毁牵弘，故不采纳他的建议。谁知二人到任不到一年，不但没有安抚好众胡族，反而由于他的高压政策，引起了众胡族的反抗。树机能率众揭竿而起。胡烈率领军队，前往镇压，双方在万斛堆相遇，进行了一场大战。

树机能英勇善战，而且懂得战略战术，他一见胡烈率军来讨，朝廷的军队设备精良，将士久经战场，经验丰富。而自己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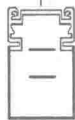
率军队都是老百姓,没有经过训练,没有作战经验,所以不能和他们硬拼,只能计取。他将大部分兵马埋伏在万斛堆山上,派一些老弱病残的士兵前去挑战。这些人见胡烈派兵追来,便马上逃跑,胡烈的军队不追,他们又继续挑战,几次三番,胡烈认为树机能怕自己,便开始轻敌,他亲率大军向前追赶。树机能一看胡烈上钩,为了防止他逃跑,他亲自上阵诱敌。他大骂胡烈,胡烈率军追赶,他便打马逃走。胡烈怕上当,想收军回来,树机能又来挑战,性格暴烈的胡烈大为恼怒,一时性起,向前追去。行约数十里,来到一座深山前,地势险恶,杂树丛生。胡烈勒马一看,心里一惊,这里是什么地方,好险啊。这时,树机能率领部下在山坡上大骂胡烈,胡烈实在无法忍受,率领军队,不顾一切地冲进山谷。只听一阵锣鼓号角声,树机能的军队从四面八方冲了下来,把胡烈的军队截成数段,胡烈的军队不辨方向,乱成一团,死伤过半,胡烈也身受重伤,最后被树机能当胸一枪,挑下马来,死在山上。

战报传到朝廷,武帝大为震惊。扶风王司马亮负责都督雍凉军事,急忙派将军刘旗前往凉州。刘旗听到胡烈兵败战死的消息,吓得不敢前往,在中途停留不前。雍凉地区的民变日甚一日,急报屡屡传来,武帝大为恼怒,罢免了司马亮的官职,另派尚书石鉴为安西将军,前去讨伐。石鉴几次作战,都被树机能打败,日久无功。到了泰始七年(271年),树机能发动雍凉地区所有胡族,联合围攻金城(今甘肃兰州),杀死凉州刺史牵弘,声势日益壮大。

消息传来,武帝深感不安,他决定另派大将,前往镇压。派谁前去更为合适呢?这时侍中任恺看透了皇帝的心思,一想这是排挤贾充的好机会,便对武帝说:“陛下,雍凉边患日益严重,臣以为应派一名有威望、有智谋的重臣前去镇抚,才可解除边患。”

武帝忙问道:“任爱卿,你看谁可担当此任呢?”

任恺假装思考了一会儿,说:“以臣之见,鲁郡公贾大人智





勇双全，威镇朝野，担当此任比较合适。”

站在一旁的中书令庾纯闻听任恺之言，心里明白任恺之意，也向武帝说：“贾尚书位极人臣，善于安民，深得人心，若派其前往抚边，那些不法之徒将不攻自破。”

武帝听完二人的荐举，知道二人的意图，他也想借此机会来挫挫贾充的锐气，遂同意了二人的意见，下诏命贾充为都督秦、凉二州诸军事，仍为侍中、车骑将军，立刻准备兵马粮草，出征秦、凉叛民。

诏书一下，如同一声惊雷，把贾充吓得目瞪口呆。领兵打仗实在是强其所难，在他的大半生中，他之所以取悦于皇上，一是因为为司马氏杀了曹髦皇帝，二是为当今圣上争得世子之位，并助其登上帝位。再加上他善于谄媚，偷机专营，巧言善辩，才得到今天的位置，他哪里有什么韬略，也从来没有带过兵，打过仗。现在西北边患如此严重，派他前往，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贾充茫然不知所措，整日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彷徨不安。是谁出此坏主意？皇上是何意图同意这种意见了呢？他思谋良久，也想不出个头绪。他派人四处打探消息，是谁想借机陷害他。后来，一个家人打听到，这是侍中任恺和中书令庾纯所荐。贾充一听，简直要气炸了肺，对二人恨之入骨，恨不得食其肉，寝其皮。但皇上既然采纳了二人意见，一定是对自己有些看法，自己不便推辞，看来只好硬着头皮去做了。

贾充以招募军队为名，一天天拖延着，不肯离京启行，一直到冬季，天已寒冷，粮草兵马已经准备完毕，从皇帝诏书下来至今，已数月过去，此时又正是出兵作战的好季节，实在没有理由再赖在京城不走了，只好上朝，向皇上辞行。

临行前，文武百官都到夕阳亭为贾充饯行，贾充大摆酒席，招待前来送行的文武群臣。大家都说着希望鲁公早日得胜还朝的吉利话，而贾充则默默不语，眉头紧锁，仿佛这不是去打仗，而是生离死别一样。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贾充起身离座去上厕所，只见荀勖也赶紧起身跟去，两人在厕所里小声地说起话来。



贾充对荀勖说：“你我知交多年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我实在不愿意远征，又没有别的办法，不知你有无良策，能替我解除此难。”

荀勖看着贾充愁眉苦脸的样，慢慢地说：“听到令您出征的消息我也很气愤，公身为朝廷宰相，德高望重，怎么能受制于一个卑鄙小人呢？我为您筹划很久了，仍无计可施。既然此行是皇帝亲自点将，您也就无法推辞了。”

贾充听完荀勖的话，重重地叹口气，摇摇头想转身返回席上，荀勖一把拉住贾充的手，轻声说道：“鲁公您先别急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”

贾充停下脚步，看着荀勖说：“唉，事已至此，还有什么好说的。”

荀勖满脸神秘地说：“我想，事情可能有一线转机的希望。”

贾充一听有希望，眼睛马上闪出亮光，急问道：“有何希望？”

荀勖说：“最近从宫中传出消息，陛下要为太子纳妃。鲁公您不是还有两个女儿待字闺阁吗，若能将一个嫁与太子，这样您不用推辞，陛下也会将您留下的。”

贾充听说是这个消息，马上像泄了气的皮球，瘪了。

贾充共有四个女儿，长女名荃，嫁与齐王攸为妃，次女名潜，亦嫁名门，这两女为前妻李氏所生。三女名南风，长得奇丑无比，又矮又胖，脸色青黑，眉不清，目不秀，年已十四，尚无人来提亲。小女名午，长得还有几分姿色，年方十一，长得又瘦又小。这两个待嫁之女哪个能嫁给太子呢。

故此，贾充苦笑一笑，说道：“我恐怕今生无此厚福了。”

荀勖明白贾充的苦处，说道：“鲁公您不要泄气，事在人为吗。”

说完，便凑到贾充耳边，说我们就这么这么办，贾充听罢，脸上露出笑容，赶紧向荀勖施礼道谢，恨不得跪下给荀勖磕几个响头。